



## 阿富汗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

## 秘书长的报告

## 摘要

本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及其后相关决议提交，是秘书长关于阿富汗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六次报告。报告所涉期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载有关于阿富汗境内六类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资料，这六类行为分别是：招募和使用儿童，杀害和致残儿童，对儿童施以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袭击学校、医院或与学校和(或)医院有关的受保护人员，<sup>1</sup> 绑架儿童，拒绝人道主义准入。

本报告概述了阿富汗境内六类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趋势以及这些行为发生的背景，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指明了施害者。报告还强调了在终止和防止这些侵害行为方面的进展与挑战。

最后，本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加强保护阿富汗境内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行动。

<sup>1</sup> 就本报告而言，安全理事会第 1998 (2011)、2143 (2014)和 2427 (2018)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 2013 年 6 月 17 日(S/PRST/2013/8)和 2017 年 10 月 31 日(S/PRST/2017/21)主席声明中所用的“学校和(或)医院有关受保护人”一语是指教师、医生、其他教育人员、学生和病人。



##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号决议及其后相关决议编写，所涉期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介绍了阿富汗境内冲突各方六类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趋势和模式，以及自上一次报告(S/2021/662)以来在与各方对话方面的进展和挑战。

2. 在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最新报告(A/77/895-S/2023/363)附件一 A 节(“在报告所述期间未采取措施改善儿童保护的已列名行为方”)中，古勒卜丁伊斯兰党仍因招募和使用儿童以及杀害和致残儿童而被列入名单。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仍因招募和使用儿童、杀害和致残儿童以及袭击学校和(或)医院而被列入 A 节。塔利班部队及其附属团体(包括哈卡尼网络)仍因招募和使用儿童、杀害和致残儿童、袭击学校和(或)医院以及绑架儿童而被列入 A 节。自 2022 年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A/76/871-S/2022/493)以来，哈卡尼网络一直与塔利班一起被列入名单，因为该团体是塔利班领导层的一部分。

3. 由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共同主持的监测和报告国别任务组记录并核对了本报告所载信息。本报告在可能的情况下指明了应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负责的冲突方，并强调了为加强保护儿童和防止进一步侵害行为而应采取行动的领域，包括向冲突各方提出建议。由于监测和核查方面的制约因素，本报告提供的资料并不能反映阿富汗境内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全部情况。

4. 在 2021 年 8 月 15 日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前后时期，相关的安全和安保挑战以及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测和报告机制大部分工作人员的临时搬迁对该机制的工作产生了影响。虽然官方报告工作暂停至 2021 年底，但该机制在阿富汗仍然活跃，国别任务组继续努力倡导在阿富汗境内保护儿童。

5.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儿童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使儿童更容易受到各种伤害，包括但不限于招募和使用儿童、性暴力、童工、家庭暴力和早婚。与 COVID-19 相关的预防措施继续扰乱儿童获得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的机会，同时也给父母、监护人和照料者带来新的压力。

## 二. 政治和安全动态

6. 随着塔利班发起大规模攻势，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从 2021 年 8 月 6 日起的 10 天内，塔利班攻占了大多数省会城市，包括 2021 年 8 月 15 日攻占喀布尔。据称，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其中大多数无法核实。

7. 自接管以来，作为事实上管辖当局的塔利班一直将重点放在从叛乱向治理的过渡上。2021 年 9 月 7 日，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宣布成立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以普什图人为主的看守内阁，并在国家、省和地区各级设立了其他高级职位。

被任命的都是塔利班的关联人员，其中许多人在安全理事会第 1988 (2011)号决议的制裁名单上。包括妇女在内的拥有专长的职业公务员越来越多地被塔利班关联人员所取代，对提供适当服务、包括向严重侵害行为的儿童受害者提供服务产生了负面影响。

8.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大体保留了现有的治理结构，但解散了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等独立监督机制和机构以及阿富汗境内包括乌里玛(穆斯林学者)全国理事会和省理事会在内的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理事会。妇女事务部及其省级部门的旧址被事实上的“扬善防恶部”办公室所取代。少年法庭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法庭也被解散。

9.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虽然努力建立相关治理机构，但未能提供包容性的结构和连贯一致的治理愿景，对一些紧迫问题的处理时而采取总体上务实的方法、时而又侧重于规范公民社会生活和普遍限制自由和权利的决定。自 2021 年 12 月中旬以来，由伊斯兰学者和部落长老组成的省级乌里玛协商委员会已在阿富汗各省成立。据报这些协商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和民众之间建立信任、解决地方争端并监督事实上的省级行政当局的活动。

10.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议程中缺乏保护儿童的规定，缺乏法律支持，缺乏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追责，缺乏系统的重返社会方案，也缺乏有关保护儿童的法规和政策，这些都使儿童权利组织更难按要求实施其儿童保护项目。

11.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作出了一系列政策决定并宣称这些决定符合伊斯兰教和阿富汗传统，但这些决定侵犯了儿童的权利。其中包括 2022 年 3 月 23 日宣布继续暂停女童中等教育以及 2022 年 12 月无限期暂停阿富汗女童和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根据塔利班领导人 2022 年 3 月的一项法令对“儿童”的定义，该定义不是将儿童定义为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不是依据年龄而是依据青春期的身体迹象。除了招募和使用儿童之外，该定义还导致在监狱中关押儿童。

12.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干涉人道主义活动，也令人关切。2022 年 10 月 22 日，事实上的总理实施了一项关于协调和监管本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法律，阻碍了本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削弱了非政府组织的效率，使本已脆弱的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被边缘化。2022 年 12 月 24 日，事实上的管辖当局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阿富汗妇女为本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这一决定破坏了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帮助最弱势群体特别是儿童和妇女的诸多组织的工作。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宣布暂停在阿富汗的服务，另一些则指示其女雇员在家工作，直至另行通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之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于 2023 年 4 月 5 日决定对为联合国工作的本国女性工作人员实行严格限制，立即生效。这些决定导致女性工作人员参与持续人道主义应急行动的程度有限，直接并进一步导致阿富汗女童和妇女获得救生服务的机会减少。

13. 由于极端贫困、缺乏谋生机会、自然灾害、流离失所和冲突等因素，儿童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受到干扰，使他们更容易被招募和使用、遭受性暴力和性

剥削、成为童工、遭受家庭暴力、早婚、受到有害传统习俗的伤害、辍学和不安全移民。无限期暂停女童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影响了她们的受教育权，并使她们中的许多人面临更高的风险和有害的应对机制(如自杀和吸毒)，导致她们的心理健康恶化。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应对儿童保护需求的能力有限。例如，2022年10月8日，塔利班领导人下令将乞讨儿童从街头清除，但没有为这些儿童提供明确的支持方案。

14. 2021年9月6日塔利班宣布结束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军事进攻，此后，安全动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冲突有关的安全事件在最初一段时间大幅减少，其后则开始出现与武装反对派团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有关的安全挑战以及与邻国的边境紧张局势。塔利班继续在城市地区以及潘杰希尔省和北方部分地区对反对派团体采取行动。记录了几起塔利班内斗事件，包括在巴达赫尚、巴米扬、萨尔普勒和塔哈尔等省的内斗事件。此外，阿富汗边境沿线发生了据称与贩运活动和活跃在边境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团体有关的边境紧张局势和安全事件。发生了几起针对事实上的安全部队以及平民和宗教场所的高调袭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宣称对其中大多数袭击负责。在其中的一些事件中，儿童受到影响。

### 三. 主要冲突方的最新情况

#### 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

15. 在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接管喀布尔之前，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由所有政府安全部队组成，其中包括阿富汗国民军(及其附属部队，如阿富汗空军、阿富汗国民军地方部队(又称阿富汗地方部队)、阿富汗边防部队和阿富汗国家治安部队)、阿富汗特种部队、国家安全局和阿富汗国家警察。这些部队在接管后不复存在。

#### 国际部队

16. 到2021年8月31日，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领导的坚定支持特派团和美国部队已撤出阿富汗。2021年10月1日，美国国防部正式结束其专注于反恐主义行动的“自由哨兵行动”。

#### 亲政府民兵

17. 2021年8月15日前，亲政府民兵，即有别于政府部队的有组织民兵，继续对武装团体采取行动。他们被排除在“塔什基尔”(达里语，意为“结构”，指阿富汗政府授权批准的正式人员配置表和装备分配情况)之外，且在正规军事指挥与控制之外开展行动。亲政府民兵包括全国起义运动(该运动是在阿富汗各省建立的基于社区的防御倡议)以及至少从2007年到2021年8月在阿富汗东南部开展专门行动的霍斯特保护部队。

## 塔利班

18. 塔利班领导层在 2021 年 8 月控制该国后的几个月里，优先考虑安全以及职能部委和安全实体(包括事实上的内政部、国防部和情报总局)的运作。虽然安全机构的结构基本未变，但招聘、组成和供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 武装团体

19. 整个 2021 年，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声称实施的袭击有所增加且扩大到该团体先前位于喀布尔和阿富汗东部的重心地区之外的地方。该团体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宣布“重返呼罗珊”，随后于 2021 年 4 月和 5 月初在古尔、巴格兰、喀布尔、昆都士和帕尔旺省发动袭击。到 2022 年 5 月，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已将其活动扩大到 11 个省。该团体不仅针对事实上的安全部队，而且还针对平民，特别是城市地区的什叶派、印度教和锡克教少数群体以及苏菲派和逊尼派清真寺和宗教学校。

20. 在塔利班接管该国之后，至少有三个武装反对派团体声称对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发动了袭击，它们主要是全国抵抗阵线、阿富汗自由阵线和阿富汗解放运动。

## 四. 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别任务组核对了 4 519 起严重侵害 3 545 名儿童(2 507 名男童、985 名女童、53 名性别不详)的事件，这些儿童的年龄从几个月到 17 岁不等。其中 2 722 起侵害行为发生在 2021 年，1 797 起发生在 2022 年。杀害和致残仍是最普遍的侵害行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有 3 248 名儿童被杀害(879 人)和致残(2 369 人)。令人关切的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拒绝人道主义准入的事件急剧增加，2022 年核对了 718 起事件，而 2021 年为 31 起。招募和使用儿童的人数也居高不下(257 人)，与上一期间(260 人)相近，但 2022 年(54 人)与 2021 年(203 人)相比有所减少。对学校(125 起)、医院(86 起)以及学校和医院有关受保护人员的袭击次数增加，仍然令人关切。

22. 此外，国别任务组后来核对了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发生的 384 起侵害行为。这些事件包括塔利班招募和使用 349 名儿童(均为男童)、塔利班绑架 17 名男童、身份不明的施害者(12 人)和亲政府部队(5 人)杀害(7 人)和致残(10 人)17 名儿童(15 名男童和 2 名女童)以及对 1 所学校的 1 次袭击。

23. 总体而言，经核实的杀害和致残案件数量以中部地区为最多(1 400 起)，其次是北部(744 起)、南部(693 起)、东部(653 起)、东北部(545 起)和西部(484 起)地区。国别任务组核实的大多数侵害行为都是塔利班所为(1 886 起)。虽然在 2021 年 8 月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后，前政府和亲政府部队的严重侵害行为(769 起)明显减少，但身份不明的施害者所犯侵害行为(1 605 起)有所增加。共有 14 名儿童受到多种侵害，特别是招募和使用以及杀害和致残(4 人)、绑架和性暴力(4 人)、性暴力以及杀害和致残(2 人)、绑架、性暴力以及杀害和致残(1 人)、绑架、招募和使用以及杀害和致残(1 人)、绑架以及杀害和致残(1 人)。此外，2022 年，另有

117 名儿童在袭击学校的背景下被杀害或致残，1 名男童在袭击医院的背景下致残。

24. 塔利班应对 1 886 起严重侵害行为负责。前政府和亲政府部队应对 769 起侵害行为负责(2021 年 768 起，2022 年 1 起)。其他侵害行为是武装团体所为，具体而言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227 起)、全国抵抗阵线(15 起)、自称的达伊沙(1 起)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1 起)所为。其余 1 605 起侵害行为是身份不明的施害者所为，其中 346 起发生在亲政府部队和武装团体之间的交火中，1 起发生在塔利班和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之间。15 起侵害行为发生在巴基斯坦的越境炮击期间。

## A. 招募和使用

25. 国别任务组核实招募和使用 257 名儿童(256 名男童和 1 名女童)，其中一些年仅 12 岁，这一趋势与上次报告所述期间类似。招募和使用儿童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及其带来的关切导致报告不足，可以解释从 2021 年的 203 起减少至 2022 年的 54 起的情况。侵害行为发生在中部(203 起)、东北部(27 起)、北部(15 起)、南部(9 起)、东部(2 起)和西部(1 起)地区。塔利班应对招募和使用 217 名(占 84%)儿童负责。这些儿童中的大多数是在 2021 年招募的(145 人)，在 2022 年经过后期核实后被遣散给国别任务组，以重新融入社会。政府和亲政府部队应对 24 起侵害行为负责，具体而言，亲政府民兵(16 起)、阿富汗国家警察(7 起)和阿富汗国家警察与阿富汗国民军共同(1 起)。其他施害者是全国抵抗阵线(15 起)和身份不明者(1 起)。

26. 大多数儿童(167 名)被用作辅助人员，而 90 名儿童被同时用作战斗和辅助人员。招募儿童的方法包括地方领导人、亲属或父母劝说(177 人)、强行带走(1 人)和不明方法(79 人)。例如，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中部地区，一名 16 岁的女童被塔利班强行用于从山上运木材。当她开始拒绝他们的命令时，她被强行关押在一个安全哨所并遭到毒打。

27. 与塔利班有关联的儿童被用于战斗，包括参加自杀式袭击小组、充当辅助人员，包括为塔利班制造和运输简易爆炸装置。2022 年，4 名被招募和使用的男童在交火中丧生，1 名女童被塔利班绑架、招募和使用，然后致残。

28. 2022 年，国别任务组通过在省一级对塔利班进行宣传，促使前几年在东北部(252 人)、中部(145 人)和北部(97 人)地区招募和使用的 494 名儿童(均为男童)被遣散。所有被遣散的男童均受益于国别任务组支持的重返社会方案。

29. 与女童相比，男童更容易被招募和利用，部分原因是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贫困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拉因素，男童更有可能承担起满足家庭经济需求的责任。

### 依据称与武装团体有关联和(或)依据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指控而被剥夺自由的儿童

30. 经核实，共有 403 名儿童(325 名男童和 78 名女童)因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指控以及被前政府和塔利班指控或实际隶属于敌对部队或团体而被剥夺自由。这一数字与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当时有 311 名儿童被拘留)相比增加了 30%。2021 年，

前政府关押了 334 名年仅 12 岁的儿童，他们被关押在少年犯管教所(166 名男童)，或与母亲一起被关押在喀布尔女子拘留中心(168 名儿童：90 名男童和 78 名女童)。2022 年，69 名 11 至 17 岁的男童因安全指控以及因据称与民族抵抗阵线有关联而被塔利班拘留。

31. 2021 年 8 月后，塔利班宣布释放 Pul-e-Charkhi 监狱、少年管教中心和国家安全局拘留所中的所有囚犯，但经国别任务组证实，仍有数量不详的儿童与成年人一起被关在监狱和少年管教中心。

## B. 杀害和致残行为

32. 国别任务组核实在 2021 年(2 339 人)和 2022 年(909 人)有 3 248 名几个月至 17 岁的儿童(2 223 名男童、972 名女童、53 名性别不详)被杀害(879 人)或致残(2 369 人)的情况。在伤亡总人数中，有 2 074 人的伤亡发生在 2021 年 8 月 15 日之前。儿童伤亡几乎占本报告所述期间所有已核实侵害行为的 72%。尽管儿童伤亡人数比上一期间(5 770 人)减少了 44%，但令人关切的是，造成儿童伤亡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受害者操作的简易爆炸装置(1 678 名儿童)和地面交战(936 名儿童)。中部地区仍然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929 人)，其次是北部(575 人)、东部(519 人)、南部(507 人)、东北部(391 人)和西部(327 人)地区。大多数儿童伤亡事件(1 539 人)无法查明责任归属。已查明的主要施害者仍然是塔利班(788 人)，其次是政府和亲政府部队(698 人)、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206 人)、来自巴基斯坦的越境炮击(15 人)、自称的达伊沙(1 人)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1 人)。

33. 与 2021 年相比，2022 年经核实的儿童伤亡人数减少了 61%，这归因于监测约束和敌对行动的停止，而造成儿童伤亡的主要原因是爆炸装置(92%)。然而，令人仍然感到关切的是，这一年所经历的排雷活动缺乏资金、捐助方撤回对地雷行动协调局的支助等问题可能会助长今后儿童伤亡的趋势。共有 313 个排雷组，其中包括 79 个自 2022 年 12 月下旬以来被禁止工作的女性排雷组。援助受害者的资金也匮乏。

34. 政府和亲政府部队造成 698 名儿童伤亡，所有这些都发生在 2021 年。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造成 582 名儿童伤亡。政府部队和亲政府部队(72 人)、亲政府民兵(20 人)、身份不明的亲政府部队(15 人)以及国际部队(9 人)造成了其他儿童伤亡。

35. 造成儿童伤亡的主要原因包括：受害者操作的简易爆炸装置(1 678 人)、地面交战(936 人)、空袭(249 人)、定点击杀(105 人)和自杀式袭击(65 人)。例如，2021 年 4 月在中部地区，身份不明的施害者对一家宾馆引爆了车载简易爆炸装置，造成总共 122 名平民伤亡，其中 28 名男童和 11 名女童致残。爆炸还导致一家医院受损。2021 年 11 月 3 日，昆都士省发生了一起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事件，该爆炸物是前一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回家、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被引爆的。爆炸造成 3 名成年人死亡、年龄在 9 岁至 16 岁的 7 名儿童(2 名男童和 5 名女童)受伤。2022 年 3 月 4 日，在东部地区 Dand Patan 县 Kharotay 区，一枚简易爆炸

装置被放置在一座清真寺内，炸死 2 名男童，致残 23 名男童。该装置在星期五祈祷结束后不久被引爆。在另一起事件中，2022 年 9 月 30 日，在喀布尔市卡基教育中心，一枚人体携带简易爆炸装置在学生参加模拟考试时被引爆。至少有 3 名 16 至 17 岁的女童被炸死，5 名 15 至 17 岁的男童和 5 名 15 至 17 岁的女童致残。

### C. 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36. 国别任务组核实了对 21 名儿童(9 名男童和 12 名女童)的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其中 8 起发生在 2021 年、13 起发生在 2022 年，与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核实的 31 起案件相比略有减少。侵害行为分别是以下方面所为：塔利班(8 起)、前政府和亲政府部队(8 起)，其中包括阿富汗国家警察(6 起)、阿富汗国民军(1 起)和亲政府民兵(2022 年 1 起)，以及身份不明的施害者(5 起)。在中部(11 起)、南部(7 起)和北部(3 起)地区发生了侵害行为。经核实的案件包括强奸(11 起)、狎戏男童<sup>2</sup>(7 名男童)和强迫婚姻(3 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之前，2020 年 11 月，当时的内政部推出了内部儿童保护政策，其中包括关于保护儿童免遭招募和使用以及免遭狎戏男童等性暴力行为的规定。

37. 例如，2022 年，国别任务组核实了一起前亲政府民兵将一名男童用于狎戏目的的性暴力事件。幸存者被释放，被指控的施害者被逮捕。

38. 对性暴力行为追究责任的程度仍然很低，被绳之以法的施害者寥寥无几。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来终止和防止对儿童的性暴力或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逮捕了 2 起性暴力事件的被控施害者；然而，在其余 19 起案件中，施害者仍然逍遥法外。

39. 人们认为，由于害怕污名化和报复、法治薄弱和有罪不罚、缺乏追责、缺乏对幸存者的适当支持服务以及安全问题，对影响女童和男童的性暴力的规模报告不足。只有两起案件的受害者获得了从心理社会支持到医疗援助(包括艾滋病病毒接触后预防包)的各种服务以及前往医疗机构的交通。报告不足还可归因于一种沉默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耻辱与幸存者而非施害者相联系，使得幸存者难以报告侵害行为、难以寻求支持。缺乏为强奸幸存者提供的专门服务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影响了儿童获得适当关怀和支持的能力。

### D. 袭击学校和医院

40. 经核实，共有 211 起袭击学校(125 所)和医院(86 所)包括相关受保护人员的事件。

#### 袭击学校

41. 国别任务组核实了 125 起针对学校和教育人员的袭击事件，包括学校遭到袭击和破坏以及针对教育设施和人员的威胁和暴力行为。袭击发生在 2021 年(53 起)

<sup>2</sup> 狎戏男童是一种男人玩弄男童的有害做法。男童被迫在派对上跳舞，通常身着女性服装，并受到性暴力。



和 2022 年(72 起)。大多数侵害事件发生在东部(80 起)、中部(52 起)和东北部(44 起)地区。此外, 326 名学生(2021 年 209 名, 2022 年 117 名)在袭击学校的背景下或因袭击学校而被杀害或致残。37 405 名儿童受教育的机会受到影响。

42. 与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132 次)相比, 袭击学校的次数减少了 5%, 但在塔利班接管后, 袭击学校的次数从 2021 年的 53 次增加到 2022 年的 72 次。在 2022 年塔利班实施的 59 起事件中, 有 35 起事件涉及学校在使用过程中遭到破坏。

43. 在对学校和相关受保护人员的袭击中, 近 65% 是塔利班所为(81 起)。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和亲政府部队应对 14 起事件负责, 即: 阿富汗国民军(6 起)、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2 起)、国家安全局(2 起)、亲政府民兵(2 起)、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身份不明的部分(1 起)和亲政府部队(1 起)。有 4 起袭击事件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所为, 26 起袭击事件未查明责任归属, 其中 12 起发生在武装团体与亲政府部队的交火中。

#### 袭击医院

44. 国别任务组核对了 2021 年(63 起)和 2022 年(23 起)针对医院和相关人员的 86 起袭击事件, 与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165 起)相比减少了 48%。袭击包括对医务人员和设施的威胁和暴力行为以及对设施的破坏; 袭击发生在中部(22 起)、北部(23 起)、东部(14 起)、东北部(12 起)、南部(8 起)和西部(7 起)地区。

45. 在经核实的对医院和有关受保护人员的袭击中, 近一半是塔利班所为(42 起)。24 起袭击事件是前政府和亲政府部队和民兵所为, 施害者包括阿富汗国民军(14 起)、亲政府民兵(4 起)、身份不明的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组成部分(3 起)、阿富汗国家警察(2 起)以及国家安全局(1 起)。共有 8 起袭击事件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所为, 12 起袭击事件未查明责任归属。

#### 将学校和医院用于军事目的

46. 国别任务组核对了塔利班(24 所)、前政府和亲政府部队(11 所)和身份不明的施害者(57 所)将 80 所学校和 12 所医院用于军事目的的情况。2021 年(26 所)和 2022 年(54 所)共有 80 所学校被用于军事目的, 与上一报告所述期间(17 所)相比增加了 371%。将学校用于军事目的的情况发生在中部(56 所)、南部(10 所)、东部(9 所)、北部(4 所)和西部(1 所)地区, 导致女童和男童被剥夺受教育机会。例如, 2022 年, 由于被用于军事目的, 35 所学校遭到破坏。军队在 2021 年(9 所)和 2022 年(3 所)使用了 12 所医院, 分别位于南部(4 所)、东北部(4 所)、北部(2 所)、中部(1 所)和西部(1 所)地区。与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相比, 这一数字上升了 200%。

### E. 绑架

47. 国别任务组核实, 2021 年(25 名)和 2022 年(8 名)有 33 名儿童(30 名男童和 3 名女童)被绑架, 最小的 5 岁, 侵害行为发生在北部(14 名)、中部(8 名)、东北部(7 名)、东部(3 名)和西部(1 名)地区。这一数字与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69 名儿童

被绑架)相比减少了 52%。在 7 起经核实的案件中, 绑架之后发生了其他严重侵害行为。例如, 4 名女童被绑架并遭受性暴力。

48. 2021 年(25 起)和 2022 年(3 起)的大多数绑架事件是塔利班所为(28 起), 2022 年的大多数绑架事件是身份不明的施害者所为(5 起)。例如, 2022 年 11 月, 一名 5 岁女童被身份不明的施害者绑架, 她的尸体后来被发现。

## F. 拒绝人道主义准入

49. 国别任务组核实, 2021 年(31 起)和 2022 年(718 起)发生了 749 起拒绝人道主义准入事件, 施害者包括塔利班(722 起)、身份不明的施害者(17 起)、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9 起)和亲政府民兵(1 起), 分别发生在中部(181 起)、南部(155 起)、西部(141 起)、北部(95 起)、东部(101 起)和东北部(76 起)地区。这种拒绝人道主义准入的做法阻碍了儿童获得生存援助的机会。这些事件涉及干涉人道主义活动的开展、限制行动以及威胁和暴力侵害人道主义资产和工作人员, 包括袭击、拘留和杀害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这一数字与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相比急剧增加, 当时国别任务组核对了 46 起事件。增加的原因是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执行了限制人道主义行动的规定, 限制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

50. 例如, 2022 年 10 月 5 日, 一名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在离开办公室时被塔利班国家情报部门逮捕。这名援助工作者在获释前遭到殴打和对其工作的五个小时盘问。在 2021 年 4 月东部地区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中,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在一辆正运送 5 名非政府组织女性工作人员和 3 名儿童前往诊所的面包车上安装了一个磁性简易爆炸装置。阿富汗国家警察拆除了简易爆炸装置的引信。

51. 2022 年 10 月 22 日, 事实上的总理签署了关于协调和管理本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法律。因此, 许多从事人道主义应急工作的本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面临障碍。这些障碍包括不安全的工作环境、虐待、逮捕和拘留、勒索、过多的登记要求、不明来访以及对女性人道主义工作者的限制, 包括强制她们一旦走出家门就必须佩戴头巾并由一名男子(充当监护人的男性家庭成员)陪同。

## 五. 应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进展情况和挑战

### A. 关于行动计划、与冲突各方对话和宣传的最新情况

52. 2021 年 8 月前, 国别任务组定期支持前政府根据行动计划制定政策, 以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其中包括 2021 年 2 月 15 日国家保护儿童权利委员会根据 2019 年 3 月 5 日的《保护儿童权利法》批准了国家保护儿童政策, 以及 2021 年 6 月 20 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推出、供安全部门执行、旨在防止阿富汗境内所有六类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关于保护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政策。

53. 前政府在 2011 年签署了一项旨在终止和防止其国家安全部队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动计划, 并在 2014 年正式制定了相应的合规路线图。该行动计划一直实施到 2021 年 8 月。阿富汗国家警察在执行其行动计划方面持续取得进展、这类

侵害案件继续大幅减少，因此秘书长 2021 年年度报告(A/75/873-S/2021/437)将其从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为方名单中除名。

54. 阿富汗国民军曾在附件一 B 节中列为应对杀害和致残阿富汗儿童负责的行为方之一，因其在塔利班掌权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秘书长 2022 年年度报告(A/76/871-S/2022/493)将其从行为方名单中除名。

55. 自 2021 年 8 月以来，塔利班没有参考《保护儿童权利法》等先前的国内法律和(或)国家儿童保护政策等政策来帮助指导其在儿童保护措施方面的工作。同样，塔利班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确保遵守有关儿童的国际标准，如遵守《儿童权利公约》对儿童的定义。

56. 2022 年 3 月，塔利班领导人颁布法令，禁止招募年幼儿童加入安全机构，并授权安全官员采取严厉措施，防止招募未成年人、特别是“没有显示青春期身体迹象的儿童”。根据上述法令，2022 年 5 月，事实上的国防部长发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事实上的军队招募未成年人、有未成年人存在，并指示事实上的监察长采取后续行动并确保执行。2022 年 10 月，事实上的内政部宣布成立了改革委员会，负责将未成年人从事实上的武装部队中复员。因此，2022 年共有 635 名曾与塔利班有关联的儿童复员。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追究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施害者的责任。

57. 严峻的经济形势、没有出生登记以及伪造身份证(国民身份证)使儿童面临被招募和使用的风险。由于缺乏监督机制，男童更容易遭受性虐待和性剥削等其他侵害行为。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否认使用未成年人，他们将未成年人定义为没有青春期迹象的人，并报告称其行为守则禁止使用未成年人，但没有正式的年龄评估机制。

58.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正式允许国别任务组进入少年犯管教所和监狱。尽管在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接触方面能力有限且面临挑战，但国别任务组仍然监测了少年犯管教所和监狱的条件，并倡导按照国际少年司法标准，建立一个以对儿童友好方式处理被剥夺自由儿童的连贯一致的制度。然而，随着专门的少年法庭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法庭的撤销，没有正式的司法机制来专门处理触犯法律的儿童以及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儿童受害者。在接收被拘留的青少年时，往往几乎不尊重甚至根本不尊重他们的正当程序权利，在没有无罪推定和不知道对他们的指控的情况下这点尤其突出。虽然 2019 年《保护儿童权利法》规定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为 12 岁，但国别任务组继续观察到拘留设施中拘留年仅 11 岁的未成年人的情况。缺乏标准化的年龄评估准则是一个促成因素。

59. 2022 年 7 月，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多哈会见了塔利班代表，讨论了阿富汗境内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状况。接触在继续。

## B. 倡导儿童保护并将儿童保护纳入主流

60. 2022 年 4 月至 12 月，国别任务组提高了 226 名对话者(包括 38 名妇女)对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认识，包括对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测和报告机制、

国家和国际标准、道德考量、最低核查标准和风险规避的了解。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地区等五个地区/地带的区域工作组得到振兴并投入运作。

61. 作为国别任务组成员的其他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在区域一级重新启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测和报告机制工作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了联合国全系统保护冲突地区儿童工作的效力。与联合国各实体专题任务有关的事件的报告和核查因此增加。

## 六. 遣散儿童和方案对策

62. 2021年1月1日至8月15日，前内政部在2011年行动计划框架内通过其儿童保护单位阻止了113名未成年申请人(均为男童)加入阿富汗国家警察。

63. 2022年5月，事实上的国防部根据其《行为守则》，从军事学院和军事部队队伍中复员了141名年幼男童。另有494名曾经与塔利班有关联的儿童被遣散。所有被遣散的儿童都通过重返社会方案获得支持，包括临时照料、寻找家人和家庭团聚、获得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

## 七. 意见和建议

64. 我仍然极为关切的是，阿富汗境内反复出现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我谴责冲突各方对儿童犯下的这些严重侵害行为，并敦促各方立即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更好地保护和维护阿富汗儿童的权利，并遵守其根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应承担的义务。

65. 我仍然极为关切大量儿童被杀害和致残，包括被地雷、简易爆炸装置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等爆炸物杀害和致残的情况。我敦促各方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和缓解行动，在敌对行动中避免和尽量减少对儿童的伤害并更好地保护儿童，使其免受爆炸物的危害和影响。我敦促各方不要使用导致儿童伤亡的爆炸武器。我呼吁冲突各方遵守阿富汗为缔约国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第五号议定书)》，其中包括确保保护平民、清除爆炸物以及进行爆炸物风险教育的措施；我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这些行动的支持。

66. 袭击和威胁袭击学校和医院以及与学校和(或)医院有关的受保护人员的次数以及将这些设施用于军事目的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我呼吁冲突各方立即终止和防止此类袭击，特别是终止将此类设施用于军事目的、将其恢复为民用。安全理事会在其第2601(2021)号决议中敦促武装冲突各方根据国际人道法尊重学校和教育设施的民用性质。

67. 我呼吁塔利班迅速采取一切措施，终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积极防止儿童伤亡以及袭击学校和医院，并采取必要步骤，确保根据国际法追究严重侵害儿童者的责任。我还敦促塔利班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460(2003)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与联合国接触，采取具体措施，禁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

68. 我注意到，塔利班通过了禁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没有青春期迹象的男童的法令和守则，并注意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约有 635 名儿童复员。但是，我再次呼吁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将儿童定义为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制定标准化的年龄评估准则，在征兵中心设立儿童保护单位，并遵守《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69. 我感到关切的是，儿童因与冲突敌对方有关联或据称有关联而被剥夺自由。我呼吁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将儿童主要作为受害者加以对待。剥夺自由应作为最后手段，尽可能缩短剥夺自由的时间，并遵守国际少年司法标准、顾及儿童最大利益。我还呼吁事实上的管辖当局重新建立专门的少年司法系统，以确保儿童享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和诉诸司法的机会。

70. 我敦促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取消暂停女童接受中等教育和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规定，并敦促立即向所有女童重新开放六年级以上的学校。我敦促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确保所有儿童，无论男女，都能获得各级教育，免受暴力、威胁、关闭和袭击。

71. 我对人道主义准入日益受限感到关切，并促请塔利班和所有各方允许并协助安全、及时和不受阻碍地向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阿富汗妇女在为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工作方面受到严格限制，这对向包括儿童特别是女童在内的民众提供生存援助产生了不利影响。我敦促塔利班撤销其决定。

72. 我敦促捐助方加强对满足人道主义和人类基本需求的方案、特别是帮助受冲突影响的儿童和推动获得教育和卫生服务的方案的资金支持。我呼吁国际社会为被招募和使用的儿童的临时关怀、长期心理社会康复以及重新融入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支持。我还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人道主义扫雷行动，向受害者提供包括救生医疗干预措施在内的援助，为遭受与冲突有关性暴力的女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73. 我感到遗憾的是，对于我上一次报告，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自其设立以来首次没有通过结论；希望安全理事会成员能够迅速就本报告通过结论。